

## 焦點評析

# 美中價值之爭後的全面性競逐：以外 交領域為例

---

## Sino-U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 behind their value dispute: Taking diplomacy as an example

蔡維心 *Wei-Hsin Tsai*

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

*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 
Feng Chia University*

### 一、美中價值之爭全面啟動

中國經濟自後冷戰階段逐漸崛起，美中權力之間消長成為國際關係領域重要探討議題之一。許多國際關係學者均有所探討，包括奧根斯基 (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) 從權力轉移理論 (Power transition theory) 脈絡出發，檢視中國是否因經濟實力增長，成為挑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、區域和平角色，也以此分析中國作為挑戰者的實力，是否在和美國平起平坐之際，造成權力間的轉移而引發大國間戰爭。近年，美中紛爭再起，兩大強權開戰可能性的討論又甚囂塵上，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 (Graham Allison) 即以「修昔底德陷阱」(Thucydides Trap)，探討美中勢力是否會因霸權轉移而開戰。

回顧美中衝突的白熱化事件起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，美國總統川普 (Donald J. Trump) 就任，即基於「301 條款」調查結果，強勢簽署《經濟侵略白皮書》備忘錄，宣告打擊中國長期對美國的不平等貿易關係，從此拉

開為期數年的美中貿易戰序幕。延續美中貿易戰，作為自由資本經濟和國家壟斷統制經濟對抗的樣貌，美國總統拜登（Joe Biden）就任後強調「美國價值」，並全面延伸運用在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人權、媒體等全面性領域，以對抗中國的持續崛起及專政。

中國部分，「二十大」雖底定習近平第三任期的領導，但中國在國內外面臨均面臨嚴峻的合法性問題，習近平為了鞏固自身在國內、外的諸多挑戰聲浪，在人事任用、外交安排均有特別規劃，也重申中國持續「全方位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」。習近平在「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」中不斷強調中國「民主」的建立，以中國式民主的價值觀，與美國在外交領域上展開全面性的對抗。

美、中兩國自此也全面性展開西方民主價值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抗，在不同價值觀的基礎下，對抗的領域不再只是侷限軍事國防、貿易經濟，更是延伸到外交聯盟、關鍵科技、媒體訊息的運用，本文即聚焦在外交領域，探討美中未來形成類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價值觀對壘的可能性。

## 二、中國從外交對「西方自由民主價值」挑戰

中國自冷戰後的經濟發展快速，同時持續強化其軍事力量及科技能力，在新階段的美、中白熱化對峙期間，更是因為台海議題，將軍事影響力作用在亞太地區，作為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同盟。中國面對以西方領導國家建立的制度，勢必要挑戰當前的世界秩序，因此在西太平洋地區持續從事軍備競賽，意圖在全球秩序中強化其競爭地位和影響力，以與美國對抗。<sup>1</sup>

對外關係部分，中國在各國際組織及金融機構中為了取得更強大的話語權，多次改變既存的國際組織秩序，這對於西方民主國家而言絕對為領導權的一大挑戰。「二十大」之後，中國更是以「反民主強權」的訴求，尋求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支持，特別是針對南半球國家的同盟關係。

---

<sup>1</sup> Bruce Jones and Andrew Yeo, "China and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order," *Brookings*, November 2022, <https://www.brookings.edu/research/china-and-the-challenge-to-global-order/>.

習近平在《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》中，重申將「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」，並且「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」，明確揭示其接下來的外交路線，將是會持續以中國推出的價值及利益作為主導來進行外交佈局，並挑戰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政治，雙方的外交對壘關係已不言可喻。底定未來中國外交指導方針，中共中央總書記、國家主席習近平在「二十大」後，外交動作頻密集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面會多名國家領導人，包括 2022 年 10 月 31 日會見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阮富仲；11 月 2 日面晤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 (Shahbaz Sharif)；11 月 3 日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哈桑 (Samia Suluhu Hassan)；11 月 4 日與德國總理蕭茲 (Olaf Scholz) 會面，並重申中德間的經貿關係。中共在後續更是積極於開發中國家密集推動雙邊及區域外交關係：

#### (一) 習近平親自參與首屆「中國—阿拉伯國家峰會」(中阿峰會)

會議於 2022 年 12 月 9 日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舉辦，由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主持中阿峰會。習近平多次公開強調反對世界各國的「各種形式的伊斯蘭恐懼症」，可視為公開批評美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，國內持續對伊斯蘭的偏見及嚴格審查行徑。

此外，期間習近平分別會見阿爾及利亞總理阿卜杜拉赫曼、黎巴嫩總理米卡提、葉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、阿曼蘇丹國內閣副首相法赫德親王、巴林王國國王哈馬德、索馬利亞聯邦共和國總統馬哈茂德、科摩羅聯盟總統阿扎利、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、吉布地共和國總統蓋萊、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總統加茲瓦尼、伊拉克共和國總理蘇達尼、突尼西亞共和國總統賽義德、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及埃及阿拉伯共和國總統塞西等人親自會面，親自建立中東、非洲各國的雙邊外交關係。實殊值得關注之處，在於中國面對長期與美國具有親近外交關係的沙烏地阿拉伯，突破性的從區域合作再延伸至雙邊合作關係。

## （二）與東南亞強化安全關係

2023 年 1 月 4 日，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會與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會面，雙方針對南海問題進行協商，以期共同維護兩國關係與地區和平穩定。

2023 年 2 月 10 日，習近平在中國釣魚臺國賓館會見柬埔寨首相洪森，中國承諾支持柬埔寨從事該國重大政治議程和經濟社會發展，堅決反對「外部勢力」干涉柬埔寨內政；在經濟合作部分，雙方協議中柬「鑽石六邊」合作架構，從政治、產能、農業、能源、安全、人文六大領域具體合作。

## （三）強化與伊朗合作關係以抗美

2023 年 2 月 14 日，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伊朗總統萊希舉行元首會談，中國公開支持伊朗「抵禦單邊主義、霸凌主義，反對外勢干涉伊朗內政、破壞伊朗安全穩定」。美中關係在因中國間諜氣球事件再度陷入緊張之際，邀請伊朗領導人前往中國訪問，無疑是強化中、美陣營的對壘。

## （四）試圖淡化東西陣營對抗強度

中國除了持續與中東、非洲、東南亞等各國進行外交合作外，近期也頻密與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國家交流，有意淡化中共自「二十大」之後形塑出的東西外交陣營對抗。

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於 2023 年 2 月 14 日至 22 日訪問法國、義大利、匈牙利等國，並應邀出席「第 59 屆慕尼黑安全會議」(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)，在此期間，王毅分別面見法國總統馬克宏 (Emmanuel Macron)、法國外交部長科隆納 (Catherine Colonna)、義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 (Antonio Tajani) 等人。無獨有偶，中國在 2023 年 1 月間，中共當局將「戰狼外交」代表人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調職，也認為是中國對外關係的調整。

### 三、烏克蘭戰爭成為強化美國以民主價值反中理由

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，將世界區分為自由民主及專制極權兩大陣營，甚至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之初，西方民主國家更是以各方面的制裁行為，建立一個孤立俄羅斯的聯盟。隨著戰事推展，更是將俄羅斯、中國、美韓及伊朗劃分為「憤怒軸心」(Axis of the Aggrieved) 成員國聯盟。在中國部分，雖未直接軍援俄羅斯，卻未批評俄羅斯侵略行為，反而是利用媒體影響力將戰爭起因歸咎於西方民主國家；北韓及伊朗則是持續向中國、俄羅斯靠攏，更實際提供給俄羅斯武器設備以進攻烏克蘭，拜登政府以此為由，要求西方民主國家需要起而制裁並限制中國的崛起。<sup>2</sup>

台灣在俄烏戰爭之後成為世界亮點，雖然烏克蘭及台灣在戰略地位、地緣政治及國家定位上的背景不盡相同，惟國際社會經常將台灣與烏克蘭對比討論。在此架構之下，台灣與中國的傳統敵對關係，更是成為美國、中國外交陣營的衝突熱點，台灣海峽也因此成為美國要求同盟共同防禦的區域之一。不僅日本前首相喊出「台灣有事，日本有事」，日本儼然涉入台灣海峽防禦機制，此外，美國也透過與英國、澳洲同組 AUKUS；日本、美國、澳大利亞和印度組成的聯盟「四方安全對話」(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, Quad) 等同盟關係，均納入美國印太戰略，以美國為首的外交聯盟關係，也在亞洲(台灣海峽)熱點持續進行。

### 四、世界新不結盟運動興起？

美國以自由民主價值同盟陣營抑制中國崛起，中國以發展中國家共同經驗為抵抗，串連同樣長期受到西方價值衝擊的中東、非洲等國家，透過文化、價值的尊重訴求，佐以經濟上的共同發展，作為對抗美國的利器，也逐漸形

---

<sup>2</sup> James M. Lindsay, "Five Foreign Policy Stories to Watch in 2023," *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(CFR)*, December 20, 2022, <https://www.cfr.org/blog/five-foreign-policy-stories-watch-2023>.

成兩大外交陣營的趨勢。

惟除了中、美兩國及其傳統堅實同盟國以外，世界其他國家基於各自國家利益，絕大多數無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，進而形成「模糊同盟」（less-than-clear alignment）特色的「新不結盟」（new non-alignment）關係，<sup>3</sup> 此現象又特別集中在南亞、中東地區及非洲東北角，<sup>4</sup> 此現象的出現，也許能作為解釋何以中國外交路線從「戰狼外交」調整為較溫和路徑，以及淡化中、美外交陣營壁壘的原因。

責任編輯：吳家綺

---

<sup>3</sup> 原始「不結盟運動」（non-alignment）始自冷戰時期，由亞洲、非洲及中南美洲國家所發起，主張不與美蘇任何一方結盟，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。

<sup>4</sup> Madiha Afzal, Bruce Riedel, and Natan Sachs, “The United States, China, and the ‘new non-aligned’ countries,” *Brookings*, February, 2023, <https://www.brookings.edu/research/the-united-states-china-and-the-new-non-aligned-countries/>.